



1 4
1555
172

172
22



門 14
號 1555
卷 172

侯鯖錄卷第五

聊復翁趙德麟

辨傳奇鶯鶯事

王性之作傳奇辨正云嘗讀蘇翰林贈張子野詩有云
詩人老去鶯鶯在注言所謂張生乃張籍也僕按元
微之所傳奇鶯鶯事在貞元十六年春又言明年生
文戰不利乃在十七年而唐登科記張籍以貞元十
五年商郢下登科既先二年決非張籍明矣每觀其
文撫卷歎息未知張生果為何人意其非微之一等

美清錄卷五

一知不足齋叢書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
購求

人不可當也會清源莊季裕為僕言友人楊阜公嘗
得海虞本讀微之所作姨母鄭氏墓誌云其既喪夫遭軍
亂微之為保護其家備至則所謂傳奇者蓋微之自
敘特假他姓以自避海虞本自避作避就耳僕退而考微之長
慶集不見所謂鄭氏誌文豈僕家所收未完或別有
他本爾然細味微之所序及考于他書則與季裕所
說皆合蓋昔人事有悖於義者多託之鬼神夢寐或
假之他人或云見他書後世猶可考也微之心不自
聊既出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不然為人敘事安能

委曲詳盡如此按樂天作微之墓誌以大和五年薨
年五十三則當以大歷十四年己未生至貞元十六
年庚辰正二十二歲矣傳奇言生年二十二歲未知女色又韓退之
作微之妻韋叢墓誌文作壻韋氏時微之始以選為
校書郎正傳奇所謂後歲餘生亦有所娶者也貞元十
年微之始中書判拔萃授校書郎二十四歲矣又微之作陸氏姊誌云予外
祖父授睦州刺史鄭濟白樂天作微之母鄭夫人誌
亦言鄭濟女而唐崔氏譜永寧尉鵬亦娶鄭濟女則
鶯鶯者乃崔鵬之女於微之為中表正傳奇所謂鄭

氏為異派之從母者也非特此而已僕家有微之作
 元氏古豔詩百餘篇中有春詞二首其閒皆隱鶯字
傳奇言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不書諱字者即此意及自有鶯鶯詩離思詩雜
 憶詩與傳奇所載猶一家說也又有古決絕詞夢遊
 春詞前敘所遇後言捨之以義又敘娶韋氏之年與
 此無少異者夢游春詞云當年二紀初佳節三星度
韋門正全盛出入多歡裕二紀初謂二
十四歲也其詩中多言雙文意謂芸窗本必二鶯字為雙文也
 併書于後使覽之者可考焉又意古豔詩多微之專
 因鶯鶯而作無疑又微之百韻詩寄樂天云山岫當

堦翠牆花拂面枝鶯聲愛嬌小燕翼玩逶迤注云昔

子賦詩云為見牆頭拂而花時唯樂天知此事又云

幼年與蒲中海虞本東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詩傳奇言生發其

善於所知予亦聞其說生所善楊巨源為賦崔娘詩一絕凡是數端有一於此可

驗決為微之無疑況於如是之眾也然必更以張生

者豈元與張受性命氏本同所自出耶張姓出黃帝之後元姓亦

然後為拓拔氏後魏有國改號元氏僕性喜討論考合同異每聞一事

隱而未見或可見而事不同如瓦礫之在懷必欲討

閱歸於一說而後已嘗謂讀千載之書而探千載之

迹必須盡見當時事理如身履其間絲分縷解始終
備盡乃可以置議論若略執一言一事未見其餘則
事之相戾者多矣又謂前世之事無不可考者特學
者觀書少而未見爾微之所遇合雖涉於流宕自放
不中禮義然名輩風流餘韻照映後世亦人間可喜
事而士之臻此者特鮮也雖巧爲避就然意微而顯
見於微之其他文辭者彰著又如此故反復抑揚張
而明之以信其說他時見所謂姨母鄭氏誌文當詳
載於後云微之古豔詩春詞云春來頻到宋家東垂

裏開懷待好風鶯藏柳暗無人語唯有牆花滿樹紅
深院無人草樹光嬌鶯不語趁陰藏等閑弄水浮花
片流出門前賺阮郎鶯鶯詩云殷紅淺碧舊衣裳取
次梳頭暗淡妝夜合帶烟籠曉月牡丹經雨泣殘陽
依稀似笑還非笑彷彿聞香不是香頰動橫波嗔不
語等閑教見小兒郎離思云自愛殘妝曉鏡中銀釵
謾簪綠絲叢須臾日射胭脂頰一朵紅酥旋欲融山
泉散漫遶堦流萬樹桃花映小樓閑讀道書慵未起
水晶簾下看梳頭紅羅著壓逐時新杏子花紗嫩翹

塵第一莫嫌才地弱些些。紕曼最宜人。曾經滄海難
 為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
 半緣君。尋常百種花。齊發偏摘梨花。與白人。今日江
 頭兩三樹。可憐枝葉度殘春。曉云坐欲天明。半未
 明。醉聞花氣。睡聞鶯娃兒。撼海虞起鐘聲動二十年
 前曉寺情。古決絕詞云。乍可為天上。牽牛織女星。不
 願為庭前。紅槿枝。七月七日一相見。相見故心終不
 移。那能朝開暮飛去。一任東西南北吹。分不兩相守
 恨不兩相思。對面且如此。背面當可知。春風撩亂百

勞語。況是此時拋去時。握手苦相問。竟不言。後期君
 情既決。絕妾意已。海虞本亦參差借知死生別。安得長昔
 悲。又云。噫春冰之將泮。何余懷之獨結。有美一人於
 焉。曠絕一日不見。比一日於三年。況三年之間。別水
 得風兮。小而已。波筍在苞兮。高不見。節矧桃李之當
 春。競眾人而攀折。我自顧悠悠而若雲。又安能保君
 皚皚之如雪。感破鏡之分明。觀淚痕之餘血。幸它人
 之既不我先。又安能使他人之終不我奪已焉哉。織
 女別黃姑。一年一度暫相見。彼此隔河何事無。又云

夜夜相抱眠幽懷尙沈結那堪一年事長遣一宵說
但感久相思何暇暫相悅虹橋薄夜成龍駕侵晨列
生憎野鵲性遲回死恨天難識時節曙色漸曠曠華
星欲明滅一去又一年一年何可徹有此迢遞期不
如死生別天公信海虞本既才調集隔是妬相憐何不便教相
決絕雜憶云今年寒食月無光夜色纔侵已上牀憶
得雙文通內裏玉櫳深處暗聞香花籠微月竹籠烟
百尺絲繩拂地懸憶得雙文人靜後潛教桃葉送秋
千寒輕夜淺遶迴廊不辨花叢暗辨香憶得雙文籠

月下小樓前後捉迷藏山榴似火葉相兼半拂低芸窗

本牆半拂簷憶得雙文獨披掩滿頭花草倚新簾春

冰消盡碧波湖漾影殘霞似有無憶得雙文衫子薄

鈿頭雲映褪紅酥贈雙文云豔極翻含態憐多轉自

嬌有時還暫笑閑坐更無聊曉月行堪墜海虞本墜春酥

見欲消何因冒垂手不敢望回腰夢游春云昔歲夢

游春夢游何所遇夢入深洞中果遂平生趣清冷淺

漫流畫舸蘭篙渡過盡萬株桃盤旋竹林路長廊抱

小樓門牖相同互樓下雜花叢叢邊繞鷓鴣池光漾

霞影曉日 以明煦未敢上墻行頻移曲池步烏龍不
作聲碧玉曾相慕漸到簾幕閒徘徊意猶懼閑窺東
西問奇玩參差布隔子碧油糊駝鈎紫金鍍逡巡日
漸高影響人將寤鸚鵡饑亂鳴嬌娃睡猶怒簾開侍
兒起見我遙相諭鋪設繡紅裯施張鈿裝具潛寒翡
翠帷瞥見珊瑚樹不辨花貌人空驚香若霧身回夜
合偏態嫩晨霞聚睡臉桃破風汗妝蓮委露叢梳百
葉髻金蹙重臺履紕軟鈿頭裘玲瓏合懽袴鮮妍脂
粉薄暗淡衣裳故最似紅牡丹雨來春欲暮夢魂良

易驚靈境難久寓夜夜望天河無由重浴沂結念心
所期返如禪頓悟覺來八九年不向花回顧雜合兩
京春喧聞衆禽護我到看花時日正懷仙句浮生轉
經歷道性尤堅固近作夢仙詩亦知勞肺腑一夢何
足云良時事婚娶當年二紀初佳節三星度朝薜玉
佩迎高松女蘿附韋門正全盛出入多歡裕云云樂天
和微之夢游仙詩序云斯言也不可作不知吾者知
知吾者亦不可使不知樂天知吾者也吾不敢不使
吾子知子辱斯言三復其旨大抵悔既而
悟將來也云云正謂此事非張籍益明矣

微之年譜

已未代宗大歷十四年是歲微之生庚申德宗建中元年

辛酉至甲子興元元年是歲崔氏生乙丑貞元元年丙寅

至癸酉九年是歲微之明經及第甲戌至已卯十五年十二月

寧王渾瑊薨于蒲丁文雅不能御軍遂作亂庚辰十六年是歲微之年十二傳奇言生

年二十二未近女色崔氏年十七傳奇言於今之貞元庚辰十七年矣辛巳十七年是歲

微之年二十三傳奇言生以文調西去所謂文戰不利遂止京師崔氏書所謂春氣多厲正次年春也

壬午十八年是歲微之年二十四以中書判第四等

授校書郎傳奇言後歲餘崔亦委身於人生亦有所娶按退之作微之妻韋叢誌曰選婿得度所謂有所禎始以選授校書郎即與微之夢游春二紀初三星娶之言同 癸未十九年至乙酉順宗永正元年丙

戊憲宗永和元年是歲微之年二十八歲中才識兼

河南尉 丁亥戊子二年是歲授監已丑四年是歲娶韋

庚寅五年是歲貶江辛卯至甲午九年是歲徙唐

乙未十年是歲召八都丙申至已亥十四年是歲徙

史為膳部員外郎庚子十五年是歲穆宗即位轉辛丑穆宗

長慶元年是歲權翰林學士壬寅三年是歲出為癸

卯甲辰四年是歲移浙東觀乙巳敬宗寶歷元年丁

未文宗大和元年已酉三年是歲召為尚書右丞庚

戊辛亥五年是歲薨于鎮

元微之崔鶯鶯商調蝶戀花詞

夫傳奇者唐元微之所述也以不載於本集 出於小說或疑其非是今觀其詞自非大手筆孰能與於此至今士大夫極談幽玄訪奇述異無不舉此以爲美話至於娼優女子皆能調說大略惜乎不被之以音律故不能播之聲樂形之管絃好事君子極飲肆歡之際願欲一聽其說或舉其末而忘其本或紀其略而不及終其篇此吾曹之所共恨者也今於暇日詳觀其文略其煩褻分之爲十章每章之下屬之以詞

或全據其文或止取其意又別爲一曲載之傳前先敘前篇之義調曰商調曲名蝶戀花句句言情篇篇見意奉勞歌伴先定格調後聽蕪詞

麗質仙娥生月殿謫向人間未免凡情亂宋玉牆東流美盼亂花深處曾相見 密意濃歡方有便不奈浮名旋遣輕分散最恨多才情太淺等閒不

念離人怨

傳曰余所善張君性溫茂美丰儀寓於蒲之普救寺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

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是歲丁文
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
產甚厚多奴僕旅寓惶駭不知所措海虞本託先是張與
蒲將之黨有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鄭厚張之德
甚因飾饌以命張中堂燕之復謂張曰姨之孤嫠未
亡提攜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幼
女猶君之所生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之禮
奉見冀所以報恩也乃命其子曰歡郎可十餘歲容
甚温美次命女曰鶯鶯出拜爾兄爾兄活爾久之辭

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不然且虜矣能復還嫌
乎又久之乃至常服碎容不加新飾垂鬟淺黛雙臉
斷紅而已顏色豔異光輝動人張驚為之禮因坐鄭
傍凝眄怨絕若不勝其體張問其年幾鄭曰十七歲
矣張生稍以詞導之不對終席而罷奉勞歌伴再和
前聲

錦額重簾深幾許繡履彎彎未省離朱戶強出嬌
羞都不語絳綃頻掩酥胸素黛淺愁紅妝淡竚
怨絕情疑不肖聊以顧媚臉未勻新淚汗梅英猶

帶春朝露

張生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曰紅娘生私爲之禮者數四乘閒遂道其衷翌日復至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族如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媒而求娶焉張曰予始自惑一時性不苟合昨日一席閒幾不自持數日來行止食忘飯恐不能踰上暮若因媒氏而娶納矣則三數月閒索我於枯魚之壑矣婢曰崔之貞順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然而善屬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

之君試爲諭情詩以亂之不然無由得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懊惱嬌癡情未慣不道看看役得人腸斷萬語千言都不管蘭房跬步如天遠廢寢忘食思想遍賴有青鸞不必憑魚雁密寫香箋論繾綣春詞一紙芳心亂

是夕紅娘復至持綵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云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庭院黃昏春雨霽一縷深心百種成牽繫青翼驀
然來報喜魚牋微諭相容意待月西廂人不寐
簾影搖光朱戶猶慵閉花動拂牆紅萼墜分明疑
是情人至

張亦微諭其旨是夕歲二月旬又四日矣崔之東牆有
杏花一樹攀援可踰既望之夕張因梯其樹而踰焉
達於西廂則戶半開矣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
矣張生且喜且駭謂必獲濟及女至則端服儼容大
數張曰兄之恩活我家厚矣由是慈母以弱子幼女

見依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泆之詞始以護人之亂
爲義而終掠亂而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
寢其詞則保人之姦不義明之母則背人之惠不祥
將寄於婢妾又恐不得發其真誠是用託於短章願
自陳啟猶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之詞以求其必至
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母及於亂言畢
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由是絕望矣奉
勞歌伴再和前聲

屈指幽期雖恐悞恰到春宵明月當三五紅影壓

猶花密處花陰便是桃源路 不謂蘭誠金石固
斂袂怡聲恣把多才數惆悵空回誰共語只應化
作朝雲去

後數夕張君臨軒獨寢忽有人覺之驚歛而起則紅娘
斂衾攜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為哉並枕重
衾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 猶疑夢寐俄而紅娘捧
崔而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支體曩時之端莊不
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斜月晶熒幽輝半牀張生飄
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閒至也有頃寺鐘鳴

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而去終夕無
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耶所可明者妝
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茵席而已奉勞歌
伴再和前聲

數夕孤眠如度歲將謂今生會合終無計正是斷
腸凝望際雲心捧得嫦娥至 玉困海虞本潤花柔羞
拭淚端麗妖嬈不與前時比人去月斜疑夢寐衣
香猶在妝雷臂

是後又十餘日杳不復知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

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
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將
之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宛無難詞然愁怨之容動
人矣欲行之再夕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奉勞歌伴
再和前聲

一夢行雲還暫阻盡把深誠綴作新詩句幸有青
鸞堪密付良宵從此無虛度 兩意相歡朝又暮
爭奈郎鞭暫指長安路最是動人愁怨處離情盈
抱終無語

不數月張生復游於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張雅知崔
氏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雖待張之意甚厚然
未嘗以詞繼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
求之則不復鼓矣以是愈惑之張生俄以文調及期
又當西去臨去之夕崔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
今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始之君終之君
之惠也則沒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深憾於此行
然而君既不憚無以奉寧君嘗謂我善鼓琴今且往
矣既達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

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欷歔張亦遽止之
崔投琴擁面泣下流漣趣歸鄭所遂不復至奉勞歌
伴再和前聲

碧沼鴛鴦交頸舞正恁雙棲又遣分飛去洒翰贈
言終不許援琴請盡奴衷素 曲未成聲先怨慕
忍淚凝情強作霓裳序彈到離愁凄咽處絃腸俱
斷梨花雨

詰旦張生遂行明年文戰不利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
以廣其意崔氏緘報之詞粗載於此曰捧覽來問撫

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
寸致耀首膏脣之飾雖荷多惠誰復爲容觀物增懷
但積悲歎耳伏承便於京中就業於進脩之道固在
便安但恨鄙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
自去秋以來嘗忽忽如有所失於誼譁之下或勉爲
笑語閒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寐之間亦多敘感
咽離憂之思綢繆繾綣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
斷雖半衾如煖而思之甚遙一昨拜辭倏逾舊歲長
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無數鄙

薄之志無以奉酬至于終始之盟則固不忒鄙昔中
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私誠兒女之情不
能自固君子有按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及薦枕
席義盛恩深愚幼之情永謂終託豈期既見君子不
能以禮定情芝窗碑海本有
松柏留心句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
侍巾櫛沒身永恨含歎何言儻若仁人用心俯遂幽
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略情捨小從大以
先配為醜行謂要盟之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忱不
泯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沒之誠言盡於此臨紙嗚

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別後相思心目亂不謂芳音忽寄南來鴈却寫花
箋和淚卷細書方寸教伊看 獨寐良宵無計遣
夢裏依稀暫若尋常見幽會未終魂已斷半衾如

煖人猶遠

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之佩玉取其
堅潔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致綵絲一絢文竹茶
合悔虞本
無合字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
如玉之潔鄙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

達誠永以為好耳心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
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海虞本氣多厲強飯為佳慎言自
保母以鄙為深念也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尺素重重封錦字未盡幽閨別後心中事珮玉綵

絲文竹器願君一見知深意環玉長圓絲萬繫

竹上爛斑總是相思淚物會見郎人永棄心馳魂

去神千里

張之友聞之莫不聳異而張之志固絕之矣歲餘崔已
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適經其所居乃因其夫言於

崔以外兄見夫已諾之而崔終不為出張怨念之誠

動於顏色崔知之潛賦一詩寄張曰自從消瘦減容

光萬轉千迴懶下牀不為旁人羞不起為郎憔悴却

羞郎竟不之見後數日張君將行崔又賦一詩以謝

絕之詞曰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

取眼前人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天夢覺高唐雲雨散十二巫峯隔斷相思眼不為旁

人移步懶為郎憔悴羞郎見青翼不來孤鳳怨

路失桃源再會終無便舊恨新愁無計遺情深何

似情俱淺

逍遙子曰樂天謂微之能道人意中語僕於是益知樂天之言爲當也何者夫崔之才華婉美詞彩豔麗則於所載緘書詩章盡之矣如其都愉淫冶之態則不可得而見及觀其文飄飄然彷彿出於人目前雖丹青摹寫其形狀未知能如是工且至否僕嘗採摭其意撰成鼓子詞十一章示余友何東白先生先生曰文則美矣意猶有不盡者胡不復爲一章於其後具道張之與崔既不能以理定其情又不能合之於義

始相遇也如是之篤終相失也如是之濶必及於此則完矣余應之曰先生真爲文者也言必欲有終始箴戒而後已大抵鄙靡之詞止歌其事之丁歌不必如是之備若夫聚散離合亦人之常情古今所共惜也又況崔之始相得而終至相失豈得已哉如崔已他適而張詭計以求見崔知張之意而潛賦詩以謝之其情蓋有未能忘者矣樂天曰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盡期豈獨在彼者耶予因命此意復成一曲綴於傳末云

鏡破人離何處
此隔銀河歲會知猶近只道新
來消瘦損玉容不見空傳信
棄擲前歡俱未忍
豈料盟言陡頓無憑準地久天長終有盡綿綿不
似無窮恨

侯鯖錄卷第五

侯鯖錄卷第六

聊復翁趙德麟

今之祕色蠶器世言錢氏有國越州燒進爲供奉之物

不得臣庶用之海虞本云一庶不得用之古云祕色比見陸龜蒙

集越器詩云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好

向中宵盛沆瀣其稻中散問仙杯乃知唐時

已有祕色非自錢氏始

南京人家掘得一石上有字可考云猪拾柴狗燒火野

狐掃地請客坐不知是何等語也

且和二十六年間上方織綾謂之遍地桃又急地綾漆冠
子作二桃樣謂之並桃天下效之香謂之佩香至金
人犯闕無貴賤皆逃避多為北賊虜去亦此識也

數年前雍丘菜園人浚井得石刻銘云漢代功臣銘隱
在秦城井得到靖康春方顯千年景金人亂天下諸
賊皆來併饗下有甘泉能療人間病

五代敬翔當權時門前一舉釋海本風子白衫作舞歌唱曰
執板談歌乞個錢塵中流浪酒中仙直饒到老常如
此酒勝危時弄化權

唐馬戴詩云廣澤生明月蒼山夾亂流

春秋緯含文嘉曰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
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諸本誤松今從丹鉛錄訂正士四尺樹以
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

韓詩外傳云顏回望吳門馬見一匹裸孔子曰馬也然
則馬之光景長一匹耳故人呼馬為一匹應劭風俗
通曰馬一匹俗說相馬及君子與人相匹或曰馬夜
行自明照前四丈海虞本尺故曰一匹或曰度馬縱橫適
得一匹或說馬死寫本苑賣馬得一匹帛或云春秋左

任魚金卷二

氏說諸侯相贈芸窗本乘馬束帛帛為匹與馬相匹

耳

近見士子多使柴桑翁為陶淵明不知劉遺民曾作柴桑令也白樂天宿西林寺詩云木落天晴山翠開愛山騎馬入山來心知不及柴桑令一宿西林便却回注柴桑令劉遺民是也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曰海上釣鼈客李白相問曰先臨滄海釣巨鼈以何物為釣綫白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縱其志以虹霓為絲明月為鈎又

曰何物為餌曰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為餌時相悚然新昌李相紳性暴不禮士鎮宣武有士人遇於中道避不及為前騶所拘紳鞫之乃宗室荅曰勤政樓前尙容緩步開封橋上不許徐行汴州豈大於帝都尙書未尊於天子公失色使去

唐李英公勣嘗言我年十二三時為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時為難當賊有所不愜者殺之十七八時為好賊上陣殺人二十領天下大將軍用兵以救人死也

唐王仲舒為郎中與馬逢友善每責逢曰貧不可堪何不尋碑誌相救逢笑曰適見人家走馬呼醫立可待也

唐宣宗舅鄭光鎮河中上封其妾為夫人不受表辭曰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之人

上笑曰誰教阿舅作此好詞

海虞本寫本作事似誤

左右對曰

光多任一判官田緬者掌書記上欲以翰林官之論者以不由進士又無引援遂止宣宗唐之晚世也猶有舅鄭光辭妾之封宣宗又從而嘉之至賞作文者

亦可稱也

封氏見聞云古葬無石誌近代貴賤通用之齊太子穆妃將葬議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起元嘉中

顏延之為王珍

封氏見聞作琳

石誌素施無鉉策故以紀行

迹耳遂相祖習儲妃之重禮絕常例既有哀策不煩石銘儉初著喪禮云施石誌於壙內古無此制然孝子無以揚先人之德刻石紀功亦不必純用古制也明皇至蜀每思張曲江則淚下遣使韶州祭之兼齋貨幣以恤其家其誥詞刻于白山屋壁下

舊制官人所服唯黃紫二色而已貞觀中始令三品以上服紫四五品朱六七品綠八九品青

陸贄文學政術俱高但忌才太甚如誣于公異家行不修賜孝經一卷公異坎塲芸窗稗海本而死忠州之貶不

無天譴也

唐制男子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為丁六十為老賦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稅三曰調四曰

王彥伯醫名既著列三四竈煮藥十庭老幼塞門來請

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氣者各飲此皆飲而去效者各負錢而酬不來者亦不責之其普眼

長者之流歟千金有王彥伯方案事見唐國史補

唐吳人顧況一見李鄴侯如舊識待以異禮及鄴侯卒

況感其知作海鷗詠以寄懷云萬里飛來為客鳥曾

蒙丹鳳借枝柯一朝鳳去梧桐死滿目鴉鳶奈爾何

海虞本云遂為權貴所疾貶饒州司戶

古語云力能勝貧謹能勝禍蓋言勤力不已則不貧謹身可以避禍

元載妻王氏曰某四道節度使女十八年宰相妻今日相公犯罪死即甘心使妾為春芸窗碑海本官婢不如死也主司上聞亦賜死載於萬年院佛堂子中謁主者乞一快死主者曰相公今日受些汗泥不怪也乃脫穢襪塞其口而終

荊州大歷中有馮希樂者善佞見人家鼠穴亦佞嘗到長林謁縣令畱宴語令云仁風所暨感獸出境昨初入縣界見虎狼相海虞本掉尾西去有頃村吏來報昨夜大蟲食人令戲詰之馮遽曰是必略食便過

劉夢得守連州替高霞寓後入為羽林將軍自京

附書以承眷顧寫本願作輒請自代矣公曰奉感有一話

曾有一老嫗山行遇大蟲羸海虞本曹然跬本誤懼而

不進若傷其足者嫗因即之乃舉足以示嫗嫗看之有芒刺在掌下因為拔之俄頃奮迅而去似感其恩者及歸翌日自外擲麋鹿狐兔至於庭日無闕焉嫗登垣視之乃前傷足虎也一旦忽擲一死人入血內狼籍被村人呵稗海本所捕稱為殺人嫗說其由始得釋縛乃登垣伺其虎至而語曰感則感矣叩首大至已

唐韋宙善治生江陵田產極盛除廣帥宣宗戒之曰番
禺珠翠之地垂貪泉之戒宙曰江陵莊積穀尙有七
千堆無所用泉宣宗曰此所謂足穀翁也

張巡之守睢陽玄宗已幸蜀胡離方熾孤城勢蹙人食
竭以紙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汁和之芸窗本云以馬溲啗之

而意自如其謝寫本有執字金吾將軍表詞甚忠勇又寫本

云忠勇當之海虞本云忠勇之交無又字許遠亦有祭文為時所重所謂

太乙先鋒蚩尤後殿蒼龍持弓白虎捧箭又祭城隍

文皆文武雄健志氣不衰真忠烈之士也劉禹錫曰

此二公天贊其心俾之守死善道向若救至身存不

過一張僕射耳則巡遠之名焉得以光萬古哉

士子初登榮達及遷除朋僚慰賀必盛置酒饌音樂以

展歡宴謂之燒尾說者謂虎變為人唯尾不化須為

焚除乃得成人故以初蒙除授如虎得為人本尾猶

在體氣既合人寫本方為焚之故云燒尾一云新羊入

羣乃為諸羊所觸不相親耐火燒其尾則定貞觀中

太宗嘗問朱子奢燒尾事以燒羊為對出封氏見聞錄

唐至德二年勅以僧及道士八錢度有差

進士及第以泥金書帖附家書申報登科之喜至文宗

朝遂寢此儀

出盧氏雜說

錢氏時杭州還鄉和尚每唱云還鄉寂寂杳無蹤不挂

征帆水陸通踏得故鄉田地穩更無南北與西東人

問云明年大家都去果然錢家

寫本

納士還朝之兆

蘇公東禪院林酒仙詩云門前綠樹無啼鳥庭下蒼苔

有落花聊與東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

東坡所記自作

祭文中

南宮縣君錢氏詩云士悲秋色女懷春此語由來未是

真倘若有情相眷戀四時天氣總愁人

張公岸少能詩道中一絕云一年春事已

寫本

成空擁

鼻微吟半醉中夾路

海虞本道

桃花新雨過馬蹄無處避

殘紅

案漁隱叢話云雲齋廣錄只載此詩後二句云是李元膺春遊詩也

仲殊題李伯時支遁相馬圖云月窟精神不受羈白雲

野老太支離當時若也無人識駿骨靈心各自知

宗弟鵬舉言見一驛壁上有詩云逢橋須下馬過渡莫

爭船

寫本云過夜莫行船

此征途藥石也余愛之每示子孫全

詩云記得離家日尊親囑付言逢橋須下馬過渡莫
爭船兩宿宜防夜雞鳴更相天若能依此語行路免
迤邐

三臺者陸翹鄴中記云魏武於鄴城西北立三臺中名
銅雀南名金獸北名冰井

梅聖俞詩世稱五字之妙其歌詞語勝理旨芸窗神海
作詣海虞

本調今
從寫本大似元微之作花孃歌曰花孃十二能歌舞

籍甚聲名居樂府荏苒其閒十四年朝為行雲暮為
雨格高氣俊能動人人能動之無幾許前歲適從江

國來時因讌席相微語雖有幽情未得傳暗結慙慙
度寒暑去春送客出東城舟中接膝心已傾自茲稍
稍有期約五月連航並釣行曲隄別浦無人處始笑
鴛鴦浪得名爾後頻逢殊艷婉各恨從來相見晚月
下花前不暫離暫離已抵銀河遠青鳥傳音日幾回
雞鳴歸去暮還來經秋度臘無纖失愛極情專易得
猜前年南園尋芳卉小忿不勝投袂起官司乘鸞作
威稜督促倉皇去閭里瀟瀟風雨滿長溪一舸翩然
逐流水忽逢小史向城東泣淚寄言心欲死願郎日

日致青雲妾已長甘在泥滓更悲恩意不得終世事

難憑何若此郎聞茲語痛莫深

諸本或作禁或作伸或作勝惟寫本作深

與本集同從之

天地無窮恨無已我今為爾偶成章便欲緘

之託雙鯉又作翡翠詞云秦女乘鸞遺翠羽落在人

閒與風舞風休不歸誰作主此郎拾取妝金縷郎家

夫婦愛且憐繫向裙閒同出處朝來隣里偶經過方

朔鄒枚爭欲覩主人重客苦畱連急走鈿車令去取

酒巡未市掩閣扉忽已聞歸報鸚鵡重勻朱粉臨鏡

臺促息不停催出口正抱琵琶穩繫條輓作輕雷攏

作兩自解彈成啄木聲豈唯能寫胡人語醉眼流波

入鬢時絃慢邀郎繫絲柱身柔柱滑郎力微欲倩傍

人頻顧主主何磊落風味多就請上賓無不許相疎

情遠誰稱渠畫撥當胸客當去

因讀禪月有懷王慥使君詩云剗剗生靈為事業巧通

豪俊作梯媒令人歎息古已如此

李白墳在太平州采石鎮民家菜園中游人亦多畱詩

然州之南有青山乃有正墳或云太白平生愛謝家

青山葬其處采石特空墳耳世傳太白過采石酒狂

捉月竊意當時藁殞於此至范侍郎為遷窆青山焉
杜子美墳在耒陽有碑其上唐史言至耒陽以牛肉白
酒一夕醉飽而卒然元微之作子美墓誌曰扁舟下
荆楚竟以寓卒旅殯岳陽至其子嗣業始葬偃師首
陽山當以墓誌為正蓋子美自言晉當陽杜元凱之
後故世葬偃師首陽山又子美父閑常為鞏縣令故
子美為鞏縣人偃師首陽山在官路其下古塚纍纍
而杜元凱墓猶載圖經可考其旁元凱子孫附葬者
數十但不知孰為子美墓耳

傳逸人名

稗海無人
名二字

嵩真廟時人贈張忠定詩云忍把

浮名賣却閒門前流水對青山青山不語人無事門

外風花任往還忠定荅云蕭蕭疎葦暎漁隱叢
話作對門牆

見說新秋鱸味長何事輕拋來帝里至今魂夢遶寒

塘逸人又題壁云寒葦入夜忙催織戴勝春深苦勸

耕人苦無心濟天下不知蟲鳥有何情

孫元規最不喜僧帥浙東過潤州甘露寺令僧盡去詩

碑獨畱僧文灝芸窗
本顯詩云本為向空寬病目却因多

見動閒心

何遜金卷六
章惇元祐初簾前爭事無禮責出知汝州錢穆父行詞
云怏怏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臣之節子厚後見穆
父責其語太甚穆父笑曰官人怒雜職安敢輕行杖
余嘗爲東坡先生言平生當官有三樂凶歲檢災每自
請行放數得實一樂也聽訟爲人得真情二樂也公
家有粟可賑饑民三樂也居家亦有三樂閨門上下
和平內外一情一樂也室有餘財可濟貧乏二樂也
客至卽飲略其豐儉終日欣然三樂也東坡笑以爲
然

真宗東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朴能爲詩召對自言
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卿否朴言獨臣妻有詩
一首云更休落魄貪杯酒亦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
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東坡云
吾頃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出門皆哭無
以語之顧老妻曰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詩送我乎
老妻不覺失笑而止

張芸叟作呂子固挽詩云大塊分勞逸唯君獨不均險
夷安若性金石想爲人萬卷書奚託重泉恨莫伸誰

知丞相子天地一窮民

余初到長安有詩云來往長安未定居暫將僧舍當吾

廬空中說法憑鈴語枕上朝饑聽木魚因果分明休

問佛行藏自信罷占書眼前一物真堪愛芸窗稗百海本羨

尺長楊水滿渠

南關驛上碑云昔列禦寇稱天傾西北故河東視諸郡

最為高險太行峙其南羊腸處其北北史齊紀詔問

崔頤何處有羊腸坂頤曰按漢書地里志上黨壺關

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按皇甫士安地里志云太原

北九十里羊腸坂帝曰是也

侯鯖錄卷第六

侯鯖錄卷第七

聊復翁趙德麟

沈存中括元豐中入翰林為學士有開元樂詞四首裕

陵賞愛之詞云鶴鳴樓頭日暖蓬萊殿裏花香草綠

煙迷步海虞本鳳輦天高日近龍牀樓上正臨宮外人閒

不見仙家寒食輕煙薄霧滿城明月梨花按舞驪山

影裏回鑾渭水光中玉笛一天明月翠華滿陌東風

殿後春旗簇仗樓前御隊穿花一片紅雲關處外人

遙認官家

欄楯王逸注云縱曰欄橫曰楯楯閒子曰櫺欄楯殿上

臨邊之飾亦以防人墜墮今言鈎欄是也抄門玄應撰○案注

似誤

唐杭州缺刺史欲除李遠為守宣宗曰遠詩云青山不

厭千杯酒白日唯消一局棋如此安能治民此繆陋

之甚也使才臣治郡有餘暇鈴閣弈棋未害為政豈

特一詩中言棋便謂不能治民有以見宣宗之度未

宏遠耳

比來士大夫借人之書不錄不讀不還便為已有又欲

使寫本又復欲人之無本潁州一士子九經各有數十海虞

本十部皆有題記是謂借諸人之書不還者每炫本

多余不欲言未嘗不歸戒見曹也

陳叔易崇寧中為宋稗海本誤朱喬年薦得官入館晁以道

有詩云處士何人為作牙盡攜猿鶴到京華新禾滿

地秋風起六六峯前只一家未久以道亦為勢人所

引入京適得書寄此詩來予次韻曰聞道諸公置齒

牙買驪賈屐趁年華太平起德無遺策空盡嵩陽處

士家始者以道叔易皆居嵩陽誓不出仕云

傳載曰僧淡然者爲詩曰到處自鑿井不能飲常流與
孟郊退之爲洛下之游退之作嘲淡然鼾睡詩是也
唐劉從諫死子稹請襲位未許發兵擾河內朝廷命
檢校右僕射王茂元專征會茂元卒遣檢校太尉王
宰都統驍卒檢校右僕射石雄爲副未卽進討武宗
切於成功遣內養崔神召丞相李衛公於便殿曰此
賊使朕鬢眉陡白諸將不肖殺戮鄉等可爲作制馭
奏來朕坐竈以待衛公至中書召御史中丞李回宣
上旨請公以行命回爲催陣使發自右銀臺門五十

四道邸吏戎車導引至近驛觀者傾京師公至蒲東

刀荒嶺都統王宰其副石雄韃腰帕首俯伏道左拜

謁公摠轡受禮顧左右喚當直令史處分責破賊限

狀來二將揮汗通

海虞本限

六十日內請收潞洲城違限

請行軍令五十八日潞州送稹首請降官軍入上黨
拜同中書侍郎平章事回卽驛坊李相也

老种太尉師道預知金人反覆上進二詩多爲張六太
尉者收藏不達已備言大金連結情狀後果叛盟詩
曰外塞胡兒裏黨臣勾連數眾赴京城團團闊闊孤

平寨不識皇家王氣星又云飛蛾視火殘生滅燕逐

羣鷹命不存從今一掃胡兵盡萬年不敢正芸窗南本上

行後金人奔突犯關皆如其言初與折可存稗海本存下衍

中字立殊動後欲擊賊不用其言氣憤而卒

崇寧中漁隱叢話初特奏名狀元徐適瓊林宴罷作詩曰白

髮青衫晚得官瓊林頓覺酒腸寬平康夜過無人問

畱得宮花醒後看亦十二芸窗本年前進士也

近歲林棣縣虞候張坦暴酷嗜利卒諸本病今從稗海死瘞城

外月餘夜夜叫呼村人報其家謂復生妻子輩開掘

視之身化巨蛇頭尙人也取之置荆園中他日體寒

要厚被日食肉二斤許酒一斗復能人言時召故舊

喻以禍福以邀酒食至費竭所蓄家產之後乃入山

唯幼子及婦能飼之後數月頭亦蛇矣漸不能人言

太平廣記中載人化為虎多矣未見生化為蛇也瞿元

化說

歐陽文忠公晚年最喜陳知默詩云恨不多記但記其

兩聯一云平地風煙橫白鳥半山雲木卷蒼藤二云

雲埋山麓藏秋雨葉落林梢帶晚風

傳欽之作中丞言劉

碑海誤鄭

仲馮一日真交逢之曰小姪

何過致起臺章欽之慚云也只三平二滿文字貢父

熟視笑曰七上八下人才

張安道少年謫

碑海及寫本責

滁州道遇一僧舍入門悵然便

悟前生曾作寺僧手寫楞伽經四卷問其徒具言有

老僧平生誦此經自書者猶匣在屋梁上取視之筆

迹宛然與今生一同遂託東坡書此經施錢入金山

寺了元長老刻板印施坡作後序詳言之矣及坡作

杭倅遊壽星院入門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後堂殿山

石處作詩記之乃知性慈慧者必是大修行中來非

一世薰習所致

先伯父洋州侯有文學名于嘉祐治平間有落花詩云

綠珠樓下堪惆悵宋玉牆頭又別離又御溝詩云一

條橫截紅塵斷幾曲遙通紫禁深

長安慈恩寺僧見數女仙夜吟詩云黃子陂頭好月明

忘却

寫本強踏似誤

華筵到曉行煙收山低翠黛橫折得荷

花遠恨生僧出揖之化為白鵠飛去明日又題云湖

水團團夜如鏡碧樹紅花相掩映北斗闌干曉柄移

有似佳期常不定

孫莘老形貌古奇熙寧中論事不合責出世謂沒興孔

夫子孔宗翰宣聖之後氣質肥厚劉貢父目之孔子

家小二海虞本無二字郎元祐中二人俱為侍郎二部爭事

於殿門外幄次中劉貢父過而謂曰吾黨之直者異

於是坐中有悟之者大笑

滕元發少居鄉里寺中修業一日烹寺犬食之僧笑曰

能作滕先生偷狗賦即不申理其破題云僧惟不淨

狗也宜偷餅餌引來猶掉續貂之尾索綯牽去難回

顧免之頭又云既欲思於實腹遂乃設於空喉即日

傳播諸郡空喉取狗器也

劉原父再娶歐公諸本誤衍女字甚謬今從寫本戲作二詩云仙家千

歲亦何長人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桃花莫相笑劉郎

今是老劉郎又云文章落筆有誰先坐上詩成海外

傳明日京都應海虞及寫本作爭紙貴開簾却扇有新篇

穎妓曹蘇哥海虞本歌芸窗碑海本奇今從寫本往歲與悅已者密約相

從而其母禁之至苦不勝鬱悒以盛春美景邀同約

者聯騎出城登高塚相對慟哭既而酣飲諸客聞之

賞其曠絕於流輩晏元獻聞之為戲題絕句云蘇哥
風味逼天真恐是文君向上人何日九原芳草綠大
家攜酒哭青春

黃魯直戲作貴耳賤目謎云驢耳對軒軒爭酬價十千
眈眈兩虎視不直一文錢

梅詢侍讀嘗從真宗東封因卜命於岳神夢三牛鬪于
庭有稱相公通謁者雖異之而不曉其兆既而得濠
梁守州廨有三石牛後呂許公夷簡以殿中丞來倅
詢見之疑若所夢謁者於是委遇至厚不數年許公

大拜梅為發運使按部至濠上作詩寄許公云十五

年前忝一麾公餘嘗得預言詩五階步武為霖早雲

路風波得志遲浴鳳池深春萍湧觀魚臺古草離離

重來故老休相問請揭紗籠看舊碑案呂許公諸本
俱誤呂申公啟

申公為呂公著及呂
蒙正今從稗海本

張子野年八十五尚聞芸窗本
誤健賈妾陳述古作杭守東

坡作倅述古令東坡作詩云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

九尺鬢毛蒼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柱

下相君猶有齒江南刺史已無腸平生謬稗海
本忝作安

昌客略遣彭宣到後堂詩人謂張籍公子謂張祐柱
下張蒼安昌張禹皆使姓張事

文思使

海虞本作文思使院

或云量銘云時文思索或說殿名聚

工巧於其側因名之曰文思使

海虞本使院

東坡先生召試直言極諫科時荅刑賞忠厚之至論有
云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諸王文皆不知其出
處及入謝日引過詣兩制幙次歐公問其出處東坡
笑曰想當然爾數公大笑

世以鮑昭字明遠讀李義山詩云嫩割周顛韭肥烹鮑

照葵乃知名照非照也

唐明皇時孫逖

諸本誤逖今改正

集中有壽王瑁妃楊氏廢為

道士制此可見太真妃真壽王妃也李商隱詩云

岫飛泉泛煖香九龍呵護玉蓮房平明每幸長生殿

不從金輿

海虞本鑿與

惟壽王又云龍媒賜酒敞雲屏羯

鼓聲高眾樂停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沈醉壽王醒

書此事也

唐李義山樊南甲乙四六集序云四六之名六博格五

四數六甲之取

寫木也海虞本一今從芸窗稗海本

周禮闈十八海虞本十八人鄧玄曰闈真氣藏者今謂之宦人也主閉門戶故闈之

東坡先生嘗愛梅聖俞和宋次道紫宸早朝詩云陸生聲譽在雲閒來預簪裾謁帝顏冠劍有容夔與莢文章全盛馬兼班眈眈玉宇龍纏棟靄靄金鋪默嚙環却出常朝殿前過戟衣風動自相攀

天福中楊凝式風子筆墨高妙洛陽寺有題李建中亦有書名嘗題其傍芸窗本榜云杉松倒澗雪霜乾屋壁塵煤風雨寒我亦平生有書癖一回入寺一回看

濠守侯德裕侍郎藏東坡一帖云杭州營籍周韶多藝奇茗嘗與君謨鬪勝之韶又知作詩子容過杭述古飲之韶泣求落籍子容曰可作一絕韶援筆立成曰隴上巢空歲月驚忍看回首自梳翎開籠若放雪衣女長念觀音般若經韶時有服衣白一座嗟嘆遂落籍同輩皆有詩送之二人者最善胡楚云淡妝輕素鶴翎紅移入朱欄便不同應笑西園桃與李強勻顏色待秋風龍靄云桃花流水本無塵一落人間幾度春解佩暫酬交甫意芸窗本願濯纓還作武陵人固知杭

人多慧也

王立之云老杜家

碑海本父

諱閑而詩中有翩翩戲蝶過閑

幔或云恐傳者謬又有泛愛憐霜鬢留歡卜夜閑余

以為皆當以閑為正臨文恐不自諱也迂叟李國老

云余讀新唐書方知杜甫父名閑檢杜詩果無閑字

唯蜀本舊杜詩二十卷內寒食詩云隣家閑不違後

見王琪本作問不違又云曾閃朱旗北斗閑後見趙

仁約說薛向家本作北斗殷由是言之甫不用閑字

明矣

東坡在維揚設客十餘

寫本許

人皆一時名士米元章在

焉酒半

芸窗本酬

元章忽起立云少事白吾丈世人皆以

芾為顛願質之坡云吾從眾坐客皆笑

東坡論沈傳師書云傳師雖學二王筆法後欲破之自

立乃傷變主者也近一人多學傳師又不至但有小

人跳籬鷯圈脚手令人可憎世人皆學何哉

東坡云白公晚年詩極高妙余請其妙處云如風生

古木晴天雨月照平沙夏夜霜此少時不到也

東坡云荆公暮年詩始有合處五字最勝二韻小詩次

之七言詩終有晚唐氣味如平甫七字復為佳耳

晉人論三教同異曰將無同曾問東坡坡云古人以將

為初是初無同豈復寫本有異耶後以此旨觀古人

用初字意皆通於此義

崇鏡中有古德環同見異頌一首云於一端嚴淫女身

出家耽欲及餓狗以前塵無決定相三者分別各不

同

東坡老人在昌化嘗負大瓢行歌於田間有老婦年七

十謂坡云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坡然之里人呼

此媪為春夢婆坡被酒獨行遍至子雲諸黎之舍作

詩云符老風情老奈何朱顏滅盡鬢絲多投梭每困

東隣女換扇唯逢春夢婆是日老符秀才言換扇事

東坡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入聲甘州云霜風淒

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此語於詩句不減唐人高處

晁無咎言晏叔原不蹈襲人語而風調閑雅自是一家

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自可知此人

不生在三家村中也

荆公云古之歌者皆先有詞後有聲故曰詩言志歌永

言聲依永和聲如今先撰腔子後填詞却是永依聲也

世言盧絳病夢一白衣婦人啖以甘蔗為歌菩薩蠻詞曰後相見於固子陂其詞末句云眉黛遠山攢芭蕉生暮寒此詞人俱能道之而楊大年談苑中末句不同云獨自凭闌干衣襟生暮寒不知孰是予嘗謂芭蕉生暮寒妙甚與衣襟大段相遠大年必不如此道也

李邦直黃門在政府時夜夢作春詞云楊花落燕子橫

穿朱閣苦恨春醪如水薄閑愁無處著綠野帶江山落角桃葉參差殘萼歷歷危檣沙外泊東風晚來惡

案此條似未完

秦少游賀方回相繼以歌詞知名少游有詞云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其後遷謫卒於藤州光華亭上方回亦有詞云當年曾到王陵鋪鼓角秋風千歲遼東回首人閒萬事空後卒於北門門外有王陵鋪云

案此條諸本俱脫秦少游云云至方回亦有詞云止凡四十七字以當年曾到王陵鋪云云接於上條李邦直詞後惟寫本另作一行而脫文亦同政和間王得臣著塵史遂刪合為一事以卒於王陵鋪為李邦直知不足齋叢書

直知此書訛脫亦已久矣嗣後刻本復誤邦直為邦
魯且於賀詞後註云此賀方回續邦魚詞則又校刊
者之過也後見曾達臣獨醒雜志載王陵鋪事其後
半與此無異始據其文補錄曾趙同時二書互見者
凡數處以侯鯖之義揆之趙蓋本於曾也至李賀二
詞聲調絕不相蒙塵史中刪去李詞綠水帶山四句
乃以調金門為上關醜奴兒為下關牽合附會其說
得之王性之鉅鉅著書妄誕取譏當世於此見其一
端云乾隆乙巳七月十五日知不足齋識

東坡云梁史劉凝之為人認所著履即與之後得所失
履復還之不肖取又沈麟士亦為隣人認所著履麟
士笑曰是知履耶即與之後得所失履麟士笑曰非
卿履耶復受之士大夫處世當如麟士不 如凝之

也

契丹天祚文妃喜文墨嘗作史詩以諷諫云丞相朝來
劍佩鳴干官側目寂無聲養成寇盜謀將及害盡忠
良諫不行親戚盡連藩屏翰私門潛蓄爪牙兵可憐
二世秦天子猶向宮中望太平文妃被誅後其子晉
王誦經受誅母子俱賢也

東坡守杭州時有縣官貪而無恥欲黜之免張父政名
有誤解其事公厲聲曰古之學者為己其斯人耶張問
其故掌政名曰有司掌教名曰儒臣有司惟欲得之

於已儒官惟欲成就於人間者笑倒

案此條惟芸窗稗海本有之

侯鯖錄卷第七

侯鯖錄卷第八

聊復翁趙德麟

司馬文正公言行俱高然亦每有謔語嘗作詩云由來
獄吏少和氣皋陶之狀如削瓜又有長短句云寶髻
忽忽梳就鉛華淡淡妝成青煙紫霧罩輕盈飛絮游
絲無定相見爭如不見有情何似無情笙歌散後酒
初醒之窗本醒深院月斜人靜風味極不淺乃西江月詞
也

今人謂拙直者名方頭陸魯望作有懷詩云頭方不會

王門事塵土空緇白苧衣亦有此出處矣

范堯夫丞相嘗教子弟云文正公有言常調官好做家
常飯好喫

南唐給事中喬彞知舉進士及第者五人卽丘旭樂史
王則程渥陳皋也皆以舉數升降等甲無名子以爲
喬之榜類陳橘皮以年多者居上

宣城守呂士隆好緣微罪杖營妓後樂籍中得一客娼
名麗華善歌有聲於江南士隆眷之一日復欲杖營
妓泣訴曰某不敢避杖但恐新到某人者不安此

耳士隆笑而從之麗華短肥故梅聖俞作莫打鴨詩
以解之曰莫打鴨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新自南
池落不比孤洲老禿鶴禿鶴尙欲遠飛去何況鴛鴦

羽翼長

集韻云鱣音馳魚也皮可冒鼓今多以鼉鼓使鼉字非也

此水蟲耳

馬夷者清冷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隄伯人也服八石得
水仙是爲河伯一云以八月庚子浴於河而溺死一
云渡河溺死

詹玠南方人有詠梅詩云只有雪爭白更無花似香全
似裴說詩格說茶詩云人心無算處國手有輸時又
牡丹詩云未嘗貧處見不似土中生又嘗有詩云入
山不避虎當路却防人格雖不高真入理之言

金陵人謂中酒曰酒惡則知李後主詩云酒惡時拈花
藥嗅用鄉人語也

江州村民呼父曰大老孟子所謂二老者天下之大老
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於此可驗

揚州山光寺一小室中有題二絕於壁上者曰馬蹄輕

蹙柳花浮醉入淮南第一州不是青樓羞薄倖自緣
無錦不纏頭又曰高臺已傾池已平隋家宮殿春草
生千年往事何足歎廣陵非復舊時城二詩筆法秀
勁不題名氏荆公後題云此沈文通詩

劉原父晚守長安眷官妓蔡嬌所謂添酥者也其召還
作詩別之曰玳筵銀燭徹宵明白玉佳人唱渭城更
盡一杯須起舞關河秋月不勝情

韓退之以論佛骨貶潮州給事中馮宿亦貶歙州刺史
論者謂前一日馮宿於韓家葢宿教令上疏遂貶焉

鳴呼如退之者不免人疑受他人風旨君子使人必
信難矣

愁音曹憂也集韻揚雄有伴牢愁音曹今人言心中不快
為心曹當用此愁字即憂也

宣宗深懲閹宦恣橫以訪令孤絢絢密奏膀子云但有
罪莫捨有闕莫填自然無遺類矣

關東鄙語曰人聞長安樂出門向西笑

富鄭公守青芸窗本有州字值荒歲艱食從朝廷乞斛斗濟民
作書與執政云伏念人生好事難得入手今方遇之

幸樂成此志也

富鄭公與歐公書云某在青州作得一實頭事全活數
萬人大勝如二十四考在中書也謂賑濟事

唐末五季士大夫有言曰貴不如賤富不如貧智不如
愚仕不如閒謂嚴刑征科責任驅役四事也其深有
旨

東坡自黃移汝過金陵見舒王適陳和叔作守多同飲
會一日遊蔣山和叔被召將行舒王顧江山曰子瞻
可作歌坡醉中書云千古龍蟠并虎踞從公一弔興

亡處渺渺斜風吹細雨芳草路江南父老畱公住公
駕飛駟凌紫霧紅鸞驂乘青鸞馭却訝此洲名白鷺
非吾侶翩然欲下還飛去和叔到任數日而去舒王
笑曰白鷺者得無意乎

張文潛每見親友書後無月日便擲於地更不復觀
川中一士人作食菜詩十餘韻其警句云瘦頻傾綠水
溷急走青蛇渾家青菜子一肚晚蠶沙

張文潛戲作雪獅絕句云六出裝來百獸玉日頭出後
便郎當爭眉霍眼人誰怕想你應無熟肺寫本腸沸

韓魏王晚謝事歸相州有詩云花散曉叢蜂蝶亂雨勻
春圃桔槔閒又云不羞老圃秋容瘦且看黃花晚節
香皆熙寧紛更法度爭之不昧作也

東坡在黃岡與張從惠吉老同一州吉老妻孥從姑也
遇生日請坡夫婦飲適有新桃食之見雙仁坡戲作
獻壽詩云終須跨箇玉麒麟方丈蓬萊走一巡敢獻
些兒長壽物蟠桃核裏有雙仁案此則從
寫本補

有士人誤中秋賦求作謝啟或戲與一對云蓮花裏
點燈偶然而已草屋「失火茅著可知

東坡云予飲少輒醉臥則鼻鼾如雷傍舍爲厭而已不知也一日因醉臥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出告云匪利王來請端明予被褐草屨黃冠而去亦不知身止在水中但聞風雷聲暴如觸石意亦知在深水處右頃豁然明白真所謂水精宮殿相照耀也其下則有驪日夜光文犀尺壁向金火齊眩目不可仰視而琥珀珊瑚又不知多少也廣利少閒佩冠劍而出從以二青衣予對以海上逐客重煩邀命廣利且歡且笑頃南溟夫人亦造焉東華真人亦造焉自知不在人

東世少閒出素鮫綃丈餘命予題詩予乃賦之曰天地

雖虛廓淮海爲最大聖王時海虞本皆祀事位尊河伯拜

祝融爲異號恍惚聚百怪三氣變流光萬里風雨快

靈旗搖紅纛赤噴滂湃家近玉皇樓彤光照無界

若得明月珠可償逐債寫竟進廣利諸仙遞看咸

稱妙獨廣利傍一冠簪火疾謂之鼈相公進言蘇軾

不避忌諱祝融字犯王諱王大怒予退而歎曰到處

被相公廝懷案此則諸本脫前十

錢唐一官妓性善媚惑人號曰九尾野狐東坡先生適

是邦鬪于權明九尾野狐者一日下狀解籍遂判云
五日京元判斷戶尾野從良任便復有一名
娼亦援此例遂判云謂之化此意謂可佳空冀
北之羣所請宜不允

大中二年李衛公謫唐歷示兩朝無宗相至

乾符二年李蔚為相似罷去歷乾符廣明中和光啟
文德龍化大順景祐乾寧悉無宗相而宗室陵遲尤
甚居官者不逞郡縣長處鄉里者或為里胥族出

東觀奏記云干延陵授建州刺史中謝宣宗問之曰建

去京師遠近延陵曰八千里上曰朕左右前後多建
人也郡極不惡卿若潔已奉公綏輯凋瘵常若在朕
前或撓法度使遠人無聊即三尺堦前便是萬里

賀監為禮部侍郎海虞本王贈惠昭太子補齋挽郎

賀大納苞苴為豪子相率詬辱之吏遽掩門賀梯牆
謂曰諸君且散見說寧王亦甚茲慘矣

唐白岑遇異人傳發背方其驗十全岑賣弄以求利為
淮南小將高適脅取其方然不甚效後岑至九江為
虎所食驛吏於其囊中得真本太原王昇之寫以傳

布岑得異方祕之求利無濟人之心宜爲虎食王昇
之者必有善報乎

案事見唐
國史補

黃魯直云爛蒸同州羊羔沃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筯
抹南京麪作槐葉冷淘糝以襄邑熟猪肉炊其城香
稻用吳人鱸松江之鱸既飽以康山谷簾泉烹曾坑
鬪品少焉臥北窗下使人誦東坡赤壁前後賦亦足
少快

甲冑者廣雅云兜鍪謂之冑

商賈白虎通云商之言尚也商其遠近通四方之物以

聚之也賈者固也固物以待民來求其利也

銘者刻金石以紀德也禮曰銘者自名也銘義稱美不
稱惡鄭玄曰銘者名也

山谷云金華俞清老字子忠三十年前與予共學於淮
南元豐甲子相見於廣陵自云荆公欲用之脫掖逢
著僧伽梨奉香火於半山宅寺所謂報寧禪院也予
命之僧名曰紫琳字清老無妻子累去作半山道人
似不爲難事然生龜脫筒亦難堪忍後數年見之儒
冠自若也因戲和清老詩云索索葉自雨月寒遙夜

關馬嘶車鐸鳴羣動不遑安有人夢超俗去髮脫儒
冠平明視青鏡政爾良獨難東坡常哦此詩以爲戲
田承君云東人王居卿在揚州孫巨源蘇子瞻適相會
居卿置酒日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此
和靖梅花詩然而爲詠杏花與桃李皆可用也東坡
曰可則可恐杏花與桃花不敢承當一坐爲之大笑
曾讜孝序之子元符中上書論元符之政論編入邪爲
中等後爲二蔡客上書詆元祐美崇寧政事爲正論
上等後因陛對作聖語令進擢又背京從卡三章及

之遂貶丹陽閒居嘗送新茶與蔡天啟天啟於簡後
批一詩云欲言正焙香全少便道沙溪味却嘉半正
半邪誰可會似君書疏正交加

客有自丹陽來過穎見東坡先生說章子厚學書日臨
蘭亭一本坡笑云從門入者非寶章七終不高耳
東坡嘗作韓幹馬詩云少陵翰墨無形畫韓幹丹青不
語詩此畫此詩今已矣人間駑騏謾爭馳余以爲若
論詩畫於此盡矣每誦數過殆欲以爲法也

蘇二處見東坡先生與其書云二郎姪得書知安并議

論可喜書字亦進文字亦若無難處止有一事與汝
說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
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絢爛之極也汝只見爺
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學此樣何不取舊日應舉時文
字看高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當且學此只書字亦
然善思吾言云云此一帖乃斯文之祕學者宜深味
之

張子崖自成都召還華山寄陳搏詩云世人大抵重官
榮見我西歸夾路迎應被華山高士笑天真喪盡得

淨名

山谷建中靖國閒例復官職有詩十首一曰陽城論事
蓋當世陸贄草詔傾諸公翰林若要真學士喚取儋
州秃鬢翁謂東坡也

韓退之不喜僧每爲僧作詩必隨其淺深侮之如送靈
師詩云圍棋鬪白黑生及阻機權六博在一擲梟盧
叱迴旋戰詩誰敵法汗橫少鋌飲酒盡百饒嘲諧
思逾鮮有時醉花月高唱清且絲言僧之事乃云圍
棋飲酒六博醉花唱曲良爲不雅可謂出醜矣又送

澄觀詩乃清涼國師者雖不敢如此深詆亦有向風
長嘆不可見我欲收斂加冠巾亦欲令其還俗是於
不喜僧也

歐陽永叔浣溪沙云堤上遊人畫船拍堤春水四垂
天綠陽樓外出鞦韆此翁語甚妙絕只一出字是後
人著意道不到處

魯直云東坡居士曲

海虞本
作詞

世所見者數百首或謂於

音律小不諧居士詞橫放傑出自是曲子縛不付者
無咎云張子野與柳耆卿齊名人以爲子野不及耆卿

富而子野韻高是耆卿所乏處

無咎云比來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陽外寒雅數點
沉水遶孤村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也

黃魯直閒爲小詞固高妙然不是當行家語乃著腔子
唱好詩也

晉世家云叔虞武王之子姜太公之外孫今晉祠是也
山谷在涪溪詠水仙花詩云凌波仙子生塵襪沙上盈
盈步微月被誰招此斷腸魂種作寒花寄愁絕含香
體素欲傾城山礬是弟梅是兄坐對真成被花惱出

門一笑大江橫

山谷云東坡墨戲水活石潤與予草書三昧所謂海虞本少

三昧所謂四字閉門合轍題東坡水石○案此條稗海本佚此據寫本及海虞本補錄

桃黃事東坡書云有棊人山居夜夢谿邊有一人溺水

棋人援而出之飯後縱步至一溪邊真夢中見者獵

人縛一鹿來棋人數千得之鹿逐棋人跬步不可離

後於所居林間地上得桃一枚甚大樵婦過而食之

棄其核而去棋人取之破其核得雄黃一塊棋人吞

之自此不復食也名此鹿為山客

國史補云酒有郢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滎陽之士窟春

富平之石梁國史補作棟春劔南之燒香春老杜亦云聞

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即醺人裴劂作傳奇記裴

航事亦有酒名松醪春唐人多以春名酒也

熊執易為補闕上疏極諫竊示僚友歸登慘然曰願列

一名雷霆之怒足下豈可獨當案事見國史補今之士大夫

有同為朝廷言事或不從即先變其議以合之者或

變之不及即自辨非出己意傾害同列而幸自脫者

於登良愧矣

江南道中壁上有入題云蛇蝎性靈生便毒薰蘭根異

死猶香不知何人詩亦妙語也

案此條裨海本佚今從寫本補錄○芸窗

書院本云江南道中壁上有詩云蛇雖死後性猶存蘭縱焚時根亦存此警世之語有道之言也

東坡作詩妙於使事如刺欲去為湯餅客却愁錯寫弄

麝書弄麝乃李林甫事湯餅客出劉錫贈張盩詩

云憶爾懸弧日余為坐上賓舉筋食湯餅祝辭天麒

麟若以為明皇王后事則不見坐食湯餅之意

案芸窗本

止此無公海虞在黃州邀一隱士相見但視傳舍不

言而去坡曰豈非以身世為傳舍乎因贈詩云士廉

豈識桃椎妙妄意稱量未必然蓋用朱桃椎事

廉備禮請見與之語不荅瞪目曰拜日

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乃餉條目州邀六治東

取隱士相見不言之意為詩真切當也

侯鯖錄卷第八

